



INTERNET1 水墨宣纸 宋刚

张小涛：多媒体的概念是跨媒介

Zhang Xiaotao: Cross-media - the conception of multimedia

丁楠 陈明强 程鹏 Ding Nan Chen Mingqiang Cheng Peng

丁楠（以下简称“丁”）：我们也有一个针对传统的概念，并把传统分为两类：一个是外来的进入中国很多年并已经深入在我们生活当中的西方传统，我们必定要对它进行负责。还有就是中国自己的一脉相承的传统，在学院当中更侧重儒家和道家两个本土的思想体系，比如吕老师设置的一个研究方向就是传统语言转换，他就把传统艺术创作的一些方法，包括进行文化实践的一些思维方式与当代西方的一个新的观念性、理念性的东西进行结合。我们说到的恢复传统文脉，当然也不是直接回到“传统”过那样的生活。拿回传统的文化肯定会在新的时代碰撞产生一些新的东西。当然现在大会也是提出：一个是实验艺术创作者对于传统的理解，还有就是实验艺术和新媒体艺术在整个学院大的框架里面如何进行自我定位。重点探讨的都是这些事情。

张小涛（以下简称“张”）：这个我给你们补充一点，我们在四川美院新开设的新媒体艺术系里面，有一个关于佛教美术史方面的课叫《中国佛教与艺术史》，这可能与你偏向于儒家和道家的思路有些不同。本身我觉得像这个课程可以修正我们以前对传统现有的思维路径，也可以打开一些新的看世界的通道。

另外我们也会补充一个课叫“媒体考古学”，还有和这些比较类似的，如德国一个美学家写的新媒体艺术当中媒介的变迁，像这种可能是双向互取。可能一个是西方的我们对技术、对科技、对人文的这一套演变和传承，还有可能是一种带有研究性的，在四川就可以举出一个很明显的佛教的案例，佛教被汉化中原化，到四川被四川化之后，当时的密宗道场对当地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这个传统的区域中它和南宋、隋唐的关系；和陕西、中原的产生了密不可分的关系。其中有一种过程，可能像吕老师那种方向，他和徐冰都是有先驱意义的，都是从中国的传统当中寻找新的可能性。就今天来说的当代艺术当中，西方的营养是远远不够的。你所说的文化当中两个传统的观点是不错的，包括我们说西南的当代艺术，其中所言的传统都是来自于四川传统文脉，当代艺术的思想根源是来自欧洲、德国、西班牙那种思考人的灵魂的表现主义，在他内部都有一套跟地域有关系的传承，其实这

也是当代艺术内部的传统。我觉得还有一点，你说的既是来自西方，也来自于中国传统的文脉。还有一个是当代艺术自己形成的传统，比如说我们谈徐冰、蔡国强、吕胜中他们对传统资源的这种挖掘已经形成了新的文脉，我们应当把他看成另一个传统：当代艺术的传统，可能我觉得这三种东西交错，现在如果从事当代艺术创作，你会希望绕开这些大山，要不然就会有上不去或者上去下不来的感觉，可能我们这个专业一开始的建设也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刚才你谈到潘院长的言论。他说的更是一个全球大学教育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学的教育应当是培养知识分子的批判性、创造性的思维，也是对学科、对古往今来的知识的再整合，我觉得这种是未来大学的建设方向。包括任何一个专业和院系的设置方向也应如此。

再者，你可能拥有很强的寻找知识的能力，你在网络上搜什么知识点都有，但是，对你所掌握的知识进行有效的判断比你掌握这个知识还要重要。当代有一个词语说的很烂了就是跨学科，比如时尚的跨界，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粗浅的，更深层次的还是一种学科的交融，比如我比较欣赏巫鸿先生，我也是受他影响比较大，比如他研究传统的屏风、传统的山水从隋唐到黄山画派这种文脉里面找中国文化的坐标，做一种回归传统的深层次的交融。

总体来说，当代艺术，尤其我们从学院里面谈西南当代艺术，是比较重视经验，比较重视天才和直觉。对知识的谱系和逻辑不是放在首要

的位置之上的。这方面其实做得最好的是中央美院，中央美院是天才技术加文化正统。中国美院在实验艺术里面从八十年代走在了几个院校的前面，但是中央美术学院却有着其他美术学院没有的可贵的传承方式。

我对比起来觉得四川美院可能这种在教学、在新的学科当中，包括我分析像罗中立、张晓刚、何多苓和下一代的艺术家的教育方式都是很相近的，比如这种重经验、重技术、重天才的教育方式不太和整体的知识背景和结构有太大关联，我想新的专业和学科里面也都融合这种教育方式，比如招生构想就是能不能多招理科生，比如轻技术重思想，比如绘画技术训练可能只占整体的百分之三十，甚至一个班里面理科生多一些，这种也是一个构想。比如像潘院长谈到的学科的交融，从传统到西方的交融，都要有一个比较具体的带着一种清晰的坐标感去思考，对做艺术、做教学也好，一开始就有一个明确的方向。

我觉得今天当代艺术，尤其是这十年间，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盖过了当代艺术的实验，其实真正的实验和艺术的潮流是被屏蔽的，这个十年下来两千年到两千一零年，真正的潮流是艺术市场。就是它把真正做实验的人屏蔽掉了。

丁：这和改革开放以来重视经济发展有很大关系。

张：尤其中国经济高度增长，在全球位置那么重要，西方判断中国的当代艺术，它一般看社会主义、传统符号，就是一些比较表象的东西，真正深层次的：日常化、微观化解读中国的他们并不太感兴趣，也很少有人真正有功夫和精力去研究的。所以，从这个视角上出发，他们要求西方艺术家是语言的、文化的、历史的、社会的等较深层次的。要求中国艺术家都是比较浅表的，比较符号的，比较新闻的，带有一点异国情调的，像这种特征我觉得和这种整体的文化差异有很大关系。也和中国当代艺术自身的积累还不够丰厚有很大关系。当代艺术进行整合可能会建立某种新的价值观，因为现在对学院体制的松动，中国美院成立了跨媒体学院、新媒体展示中心，中央美院也有摄影、实验艺术系，这种建立也是令人吃惊的，这样做很可能建立一种新的价值观。也包括四川美院的影像专业，但它在油画里面，它没有进行跨媒体的综合。现在我们成立这个系可能也有这种考虑，但终究是晚了，这已经比中央美院要落后了十年。我觉得在思维上可能还是一个区域的毛病。就像是一个个的种子生在民间、在区域之中，但是最终是生长到美术史里面，对整个的文化负责任。我觉得可能是西南的这个种子出了问题。

但是福建却是出很多当代艺术家，他们运用传统的方法做当代艺术的方式是很厉害的，还有福建为什么做生意厉害，某种意义上我觉得是有一种传统的方法。比如，他有文脉的传承，我理解这一点文脉没断，可以在传统的基础之上做到更完善。

丁：从传统一直走过来，它正好是有一个突破的本体。

张：我觉得是这样，如果纯粹是传统也没戏，你看蔡国强他从日本到美国，他的创作思路还是在文化冲突当中，因为当时全球在谈文化游牧主义，包括马尔丹谈的大地魔术师。包括这种全球化的浪潮，第三世界的。包括黄永砅用的禅宗的、六祖慧能的思想，和后现代法国语言学的交融。蔡国强用传统的元素和表演艺术、大地艺术的融合，还是在一个冲突当中。如果只是谈回归传统那不行，必须要找到一个支点，选择一个体系，而且要有方法，进入整个体系的方法，比如巫鸿的方法、高明瀚的意派。不然你打开的更是一个比当代艺术浩瀚得多的一个传统。所以一定要带着问题去研究，要有目的，要不然进入传统更是迷茫的。就像水墨一样，有很多朋友搞当代水墨的，都告诉我，水墨这个东西进入传统非常的难，就想是李可染讲的这个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用最大的功力打出来。现在我们研究水墨都打不进传统，更不用说打出来了。要把传统学的那么像都很难。这就是，我们怎样解读传统，怎样把传统和今天的文化状态有一种关联。这个是重要的。就像当年提这个油画民族化一样，什么是民族化，董希文他有一个民族化的道路，陈丹青有没有某种民族化？或者是谁有没有？这个问题就是具体的，容易解决的，这个问题如果不具体的话，很容易找到一个比学习西方当代艺术更可怕的方式。

现在有一个现象，当代艺术里面很多都是回归传统的，你看绘画里面，我看冯梦波最近新媒体里面，包括好多油画家里面的，反正，我是一直有这个暗线，因为我小时候学过传统，我看到好多人在深层次里面面对西方有点厌倦，在追问真正的传统是什么。

陈明强（以下简称“陈”）：其实我有点好奇，做当代艺术，还是实验艺术，要有一个假想敌，要有一个方向，那您对您将来即将进行主持的四川美院新媒体专业，您有觉得它方向在哪里？或者它独特性在哪里？您肯定有这方面的思考。

张：是这样，我觉得可能这个媒介其实不分区域，总体来说还是国际化，可能和国外的美术学院，像美国阿尔法新媒体学院，像德国的一些美术学院，像卡塞尔、杜塞尔多夫、莫尼黑美术学院我们有些交流，包括我们系有四个工作室主任，一个是德国的摄影家罗兰·费舍尔，是德国比较有名的摄影家，他是德国一个做数字摄影的，我是实验动画的工作室主任，第三个是（李一凡）做纪录片和录像的，他在海外还比较有影响力，在国际上比较有知名度，他在四川国内圈子里知道他比较少，伊比利亚的那个展是我和他做的，他做民工档案，另外一个台湾的多媒体艺术家叫林俊婷，是一个多媒体设计的，台湾的新媒体很领先的，他长期在上海。我觉得第一是国际化。还有一个就是这种技术在更新方面国际同步，我觉得这是第一点。我觉得第二点可能就是要有自己的问题、自己的文脉，要找可能这个区域，比如四川绘画它很多年积累的某种传统，它和人、和社会的关系，这是四川的西南当代艺术中很重要的东西，关心现实、关心心灵，我觉得要挖这种东西，通过一种新的媒介来表达，强调当代艺术的区域特征，我觉得这个是做当代艺术比较根本的，就是当代艺术的文脉。

另外一点可能是实验性，可能保持住学生的这种独立性和实验性，希望他们对艺术的理想，因为我们也有影视动画学院，他们更多的是做技术培养，我们系招得不多，一届就两个班，四年下来可能就两百四十个人，希望

可能里面有百分之五的人做当代艺术，其他进入到大众传媒、摄影工作室，进入到传播系统，比如说电视台、游戏公司做动画、电影这些往里面做，我觉得这种是我定的国际化、区域化特征，实验性和独立性，可能我现在能想到的为这个区域能做的某种改变。

陈：我能不能这么理解你说的国际化其实更多的是技术的引进，区域化是当代艺术的文脉。

张：当代艺术的某种特征，有特质的东西，这是一个相互制约的状况，其实像你们这一代学技术和国际是非常同步的，一旦你掌握了技术，你到西方去交流千万记住，他知道我会西方的我不跟着你走，我跟你反着走，我在两千年左右到99年出国到国外去交流，一看西方媒体已经玩烂了。你发现其实很多东西是假的，当代艺术是一种表征，它最根本的东西其实没有问题，没有时代的東西，就是样式和语言，因为中国它是一个有问题的国家，社会剧变了它就有表达的内容，需要好多媒介和语言。

有两手：一手是先解决语言和它媒介国际化这种，我觉得和区域的这种特征，包括当代艺术的这种观念，艺术史、文化史，包括宗教的艺术史的影响，可能希望这种东西交融，新媒体也是一个设计和纯艺术之间的交融，这一点我希望一开始学生学媒介带着一个问题去展开，而不是为了我把这个技术软件学会了，你只要这个会了，你不懂其他的你进入当代艺术还是晕的，我觉得头它不清晰，这一点我觉得一开始我们教学里面比较重视这几个重要方向，让它有一个坐标，包括我们在西方学习的时候，它最后能回到我这个文脉当中，其实强调这个区域，包括中国现场它是突出中国艺术家的身份，以后你要到国际舞台去跑，我不是一个软件升级以后就可以了，这个上国际跑道是不行的，要有一个国际假想的跑道，机场就是这样的。

丁：还有一个就是你刚才说到的新媒体和现代媒体数码那块完全不一样，你对新媒体概念是如何确定的呢？

张：新媒体其实在今天是一个跨媒体的概念。数字艺术其实在从摄影、电视，到互联网，从录像这些转到今天的数字艺术，它包含了像计算机、像传统的摄影、电影、戏剧，动画、像实验的这些艺术，我们为什么要分那么多工作室都叫新媒体，它实际上是一个跨媒体，比如多媒体设计里面它涉及到编程，涉及到物理的计算机编程语言。我们为什么要理课程，我们希望以后这个系出来的学生有团队，有三五个人成立一个团队，它有理科生进来啊，我们是从大学城附近有重大，有这些比如计算机专业的，我们可以和这些专业以后合办，比如他们这边专业的学生和我们这边能不能组成创作小组

丁：就是不同学术背景的学生进行整合。

张：所以，这一点我觉得也比较达成共识的是多媒体的概念是跨媒体，它永远没有最新的，摄影出来相对绘画新，相对电视就老了，电视新吧，相对数字艺术，比如说相机，3D、4D的这些多媒体数字立体电影它的技术更进非常快，我觉得可能不变的就是研究方法和一个艺术家的根本，他对历史、对当代艺术的某种根本的东西，其实对文化的某种立场，我希望我们这个专业一开始给学生安的最重要的一个软件，这个软件是下不掉的，我们可能这个专业一开始文化课的比重比较大，我们自己会加，除了学校这些艺术史，包括文学。

我们一开始有新媒体艺术史的个案研究，佛教美术史，当代艺术的个案研究，当代艺术的潮流分析这种研究，比如像考古学这方面类似的东西，我们可能专门请专家来上课，比如可能在一年级、二年级基础我们会压缩绘画的时间，会大量加重这个课的比重，有了这个系统再进入软件的教学，不是一开始从这个软件编辑的合成技术，一开始就要坏，它一出来已经不行了，

一旦这个软件交进去，为什么要办这个专业。你看中央美院、川美都有影视动画，为什么要办新媒体，因为，它是一种修正，那个是应用美术，它是纯实用的。真正要进入我觉得先是一个做东西下料的过程，先把料下成大料，再做小可以，你先把料下小那就没戏了，几乎不可能。我觉得可能这个专业一开始就是要增加阅读量，包括他们对很多问题的分析和思考是最重要的。至于媒介、团队都可以找人来，关键是能把整体的规划和设计的程序，你要懂这里面所有的方法，你要知道全局观，而不是我会一个螺丝钉，关键是现在我们交的都是螺丝钉，最后交给孩子的是一堆废铁，拿了以后他不会组装，出去以后都很迷茫。所以，我们总结四川美院毕业创作，所有的创作呈现出一个特征：世界很混乱，我们很迷茫，将来怎么办，都不知道怎么办。整体我觉得和他对世界的坐标有关系，全局观是什么？不要只是从技术到技术，可能通过整体到微观，微观到宏观它能转换某种思路，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今天新媒体当中它比较重要的。包括我自己，我也是在不停的学科学习当中，在知识的更新当中，我觉得你可能有这种能力的话，应该能应对社会的变革，我觉得是这个东西。

程鹏（以下简称“程”）：比如像您刚才说的一些思考，您带的那个东西实验动画开了一些课有没有什么构想，比如说理论性的、实践性的肯定要分开，它们比重有没有什么区别？

张：我觉得可能会两拨，比如说做电影的，按课程来讲，比如我们有电子音乐、有古典音乐欣赏、有实验话剧（李一凡是中系毕业的），还有电影制作的过程，导演课程：包括像动画从3D到怎么虚拟，从剧本到分镜头，再到技术的完成，到怎么剪辑合成，到展览，最后到传播，我是希望告诉学生有一个生产的过程。你说的这个课程安排比重我们会加大，笼统来说是两种平衡，不会搞成全是动嘴说的，应该是能说说动手，我比较欣赏知行合一，既有实践能力、又有构思能力。我觉得有一种站内计划，因为今天的当代艺术是一种知识生产，它再也不是传统手工艺人的独特技术。进入本科阶段时，某种意义上知道每个环节的这种流程，以及怎么懂得判断最高的；研究生方面可能具体会分，比如实验动画里面会有平面动画、二维动画、3D、4D的，比如说这种手绘动画，比如说这种数字动画都会分得非常细，我觉得得针对每一个人的情况，在这种课程上还平衡。但是，我们会开一些以前学院里面没有的课，会请一些平面设计师讲海报怎么做的、画报怎么做的、展厅怎么设计到请柬怎么做等等，你以后当导演，艺术家的话都要懂这

些啊，我们会讲这个展览怎么做的，从申请经费、报方案开始，到怎么实施，如何跟画廊打交道、怎么跟基金会、美术馆、大众媒体打交道。我觉得这些都是分解开的，都有很多比较细的知识点，因为我觉得就是当代艺术的一些经验让人能够把这个东西具体化，能够有某种让他们去分解的可能，让他们有一种数据可以清晰地找到逻辑，参照，不然他们是乱的，说了这么多我们怎么办。我听说很多教新媒体的放电影看，看完以后就发表意见，那可不行。我觉得要带有一种研究性的、思考性的东西。比如这个课就是讲海报、平面设计、展厅设计、画册怎么做、印刷怎么做，设计师就得讲得非常具体。你们可能也有很多这种课比如木工啊、钳工、电工啊，很多这类课程我们安排在基础课里面。

比如说像动手能力的课，一年级我们就不会画很多素描色彩，一开始就会改，比如说这种动手能力或者技能的培养，我想课程改革也会参照你们两个学校的，可能我们有些我们的一些方法希望它能够通过这些训练慢慢靠近，因为新媒体教学全世界都没有标准，它的倾向不太一样，有的倾向于短片、有的倾向于纪录片、有的倾向于摄影、有的倾向于多媒体设计，可能我觉得我们现在尽量把摄影、动画、纪录片、录像和多媒体设计几个方向并取，能够通过营造一个新的知识结构，把这个基础打下来，可能这样认为是很漫长。还有一个我讲一点，我们系有一个展示空间，有一千平米，在四川美院新媒体艺术中心，我们那个中心有这个空间两个这么大。

陈：学校给的？

张：我们系条件可能比较好，可能以后对国际交流、对学生的这种创作，我们会比较有一个规划，就是这种实验性和学术性，包括你说的怎么安排课、怎么比重，我们可能特别好的课会在里面展示，但更多的要请外面艺术家和国际艺术家展示他们怎么做展览，因为新媒体展览成本不高，主要是设备和这些安装技术，可能我们会把这种东西带给他们一些直接的经验。还有跟剧组，我们会申请一些项目，让他们在剧组里面去学习，这也是一个方向，就是让学习和项目在一起，比如跟导师的方向，像（林俊婷）在上海有很大的动画公司，像（李一凡）也有剧组，我的动画因为可能工作室制也有些助手，像罗兰·费舍尔在德国比较有名，他全国摄影经验比较多，就是这种比较新，这也是从不同的知识结构去改变，因为这是一个蓝图，希望往这方面走。

丁：新媒体这个概念方向是选取各种学科里



烙印 摄影 周杰

面具有实验性的部分，和新的实验性理念的思路把它整个综合在一起做这么一个大的新媒体概念。

张：对，总体来说要跨越边界，因为，这种一般国外的新媒体是在综合大学里面，比如哈佛、耶鲁，像这种学校里面有很好的新媒体体系，它有电影、有艺术史、有计算机，所以，我一开始跟学校谈一定要招理科生，这届不行我们下一届招，我们一旦有这个权利以后，甚至可以把这个班一半招理科生。

丁：之前我是总管调查实验美院其他一些院系分类的情况。油画系里面有一个综合视觉工作室，也就是第三工作室，（李一凡）老师好像也还在那个工作室里面任教教影像，如果新成立新媒体体系和第三工作室之间它们是什么关系呢？

张：（李一凡）老师会调过来，调到我们的新媒体体系，油画系以后还是有这种课。因为作为一个四川美院油画系它还是比较开放的，它比较重视创作、比较重视实验性。我觉得可能就是为什么四川美院第三工作室不够，比如说新媒体老师课只有那么多，油画做这个从研究、从经历、从学科方向它就是始终感觉经历不够，包括安排课时量、交流这些，像这些他们搞电影节、搞民间交流这个不够，还是一个游击队，我们需要正规军，需要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就像一个业余球队和专业球队是不一样的，它不只是带油画系，我觉得对四川美院整个学科是有冲击的，尤其是对设计学科，新媒体它其实是有一种和设计特别交融的东西，它其实是纯艺术和设计各占一半，我以前在西南交大教书，我们学校有好多德国回来的设计老师他们在奥地利和德国学的，我觉得其实我们教设计学科这种方法是很理性的，它反而很前沿，比如说理性、分析、观念，他对世界的这种潮流的理解我觉得比当代艺术还快。

所以，可能这点我觉得这个学科它能带来一些变化不只是对油画系的，应该是对其他学科都有，你想你这个学校多了一个新的团队，它会给每一个学科有种参照，我觉得新媒体算是最小的一个婴儿，因为，四川它相对比较传统，这种文化，包括艺术家的思路，我觉得这种可能会有一种相互竞争的关系，这个是挺好的，这也是罗院长他在设想新系的时候，有可能让每个系之间有某种竞争关系。包括动画、影视，他们曾经也担心这个学科会不会有重复的学科建设。因为，总体来说他们还是偏技术，他们是为公司培养的一些技术人才，有点像职业培训，但真正的我觉得新媒体更倾向于培养艺术家和一种像导演、像一种跨学科的人才，就像你们实验艺术系，教的是一种理念。先有一种方法和哲学一种作为根本，再去选择工具，我觉得这是最大的区别。

丁：这和我们系的工作很像。

陈：我就有疑问了，比如说刚才听您说四个工作室老师教影视、动画、摄影这块的，比如说这个学生创作他从观念出发，他创作的材料可能是雕塑、装置，可能跟摄影、动画没关系。

张：没有问题，因为我们有多媒体设计，就怕你走得不远，在这个里面你走得远是我们鼓励的，比如像我们林俊廷的这个专业几乎是编程，交互设计，比如像我可能会请装置艺术家，教声音装置，包括像这种材料的东西都会教，它可能会归到多媒体设计里面，这个课程在里面我觉得可能让它这个专业有一种，就是说有的学科是模糊的东西，让它归类往这里面放是可以的，包括用实验话剧，实验话剧其实是在（李一凡）那儿是强项，他本身就是学的戏剧导演，他主动说要上实验戏剧。我说那很好，那以后我们就把像张广天、孟京辉请到我们学校去演，演完以后要跟他们排一场戏，让他们几个高校巡演，我觉得这种又有实验性的东西，他们又在前沿，让这种东西进入一个课程，我觉得应该是鼓励这种。我们教师其实是像学生学习，孩子是未来，他带来新的信息，比如说技术的天才，老师肯定玩不过学生，到一定时候老师的知识就退化了，反而你应该向孩子们学习，他能带来新的东西，我觉得这是每一个人要意识到自己的有限，你们以后当老师到了一个层面你一定要意识到自己是有局限的，要不然这个系我一个人来做，我一个人来教不可能，一定要你只能知道这个领域的那么一点点，很多东西就是大家都教不了。

丁：打断一下，比如说课程设置是跨领域、跨学科的这种综合，这些学科之间是不是所有的学科都可以往里进行跨越，你有没有这种规划，就是说什么样的学科是可以容纳过来。然后有多大的比例，从它的技术层面，还是说思想根源，是不是有一个纲领或者章程像这种。

张：是这样，你说的这个其实是比较具体的，要在教学大纲里面比较理念化的，比较带有数据性的。因为我们现在在纸上谈兵，我们正在写这个大纲。那么，这个大纲里面有一种构想，我们可能要具体根据学生进来以后他们会喜欢哪些课程的情况来看。根据学生的爱好去做，比如说：我对这个课程不感兴趣你上了有什么用，这样就会有一个调查研究，根据你们的反馈，比如说同学研究生他们喜欢什么课？本科是什么课？比如说我们信息反馈以后可能会慢慢修正，我觉得这就是先实验，实验它是有某种风险的，我们会谨慎，有的课不会轻易上，一定要有某种普遍性的。

比如说佛教美术史我们是通过佛教美术史讲儒道释三家，它是浓缩中国文化的某种索引，其实是透过这个补传统，我不是讲的佛教，而是讲佛教从汉代以来进入中国以后，它的世俗化和中国化的这种情况，如果我们讲一个软件或讲一个新的技术的时候，实验室里面这些专家，比如我们请国外的一些专家，具体上课到底该怎么分，这个现在我们还没有一种具体的东西，也

因为我们没有学生，所以是没有发言权的，请像吕老师、张培力这种比较有经验，就是在教学已经走了很久的，这些可能要请教这些专家和朋友们具体的分析。这个是不能开玩笑的。这种规划具体起来百分之七十、百分之三十，这些数据是说明不了问题的，到底是量化到多少，我觉得这个是要分析的，现在还只是在构想。我们尽量可能把传统课当中觉得不是太好的去掉，我们是重新建立一个体系，我觉得还是要多听、多吸收国外的美术学院和中国的几个好的美术学院的具体的教学方法，他们这种方法是怎么样。我们要怎样吸收，然后根据艺术家和教师的这种交流和对话应该怎么来总结，我觉得反正还是一个具体的调查，不然没有结果的。

丁：新媒体系和其他院系他们是不是在教学体制设置上是一个平等的关系？现在我听说好像是归在油画系。

张：没有，招生它是靠艺术类。我们新媒体是一个独立的系，既不属于设计学院，也不属于油画系，它是这样国家高教委招生有两个目录：一个是纯艺术的，就叫造型艺术；另外一个就是设计学，就是这两类。新媒体叫非目录外专业，就是这两个目录之外，我们后来招生为什么跨油画这边呢，跨这油画就是说因为我们还是偏纯艺术，这也关系到以后的毕业答辩、本科、研究生答辩，我用设计类的要求你是很难合格的，你是过不了的。靠油画它是一个相对比较自由，我们学校当时创建的时候院长问过我到底是靠设计，还是靠油画？我说：我们就是两靠两不靠，我们一定要独立，因为它既不属于油画，也不属于设计，只是招生属于纯艺术油画类，但是，真正性质是独立的系科、独立的一个体系。

陈：其实我刚听您说在课程设置上很多东西要跟学生做调查，跟学生商量，今年课程设置，其实川美油画、雕塑非常活跃的一个学校，如果招进来的这些学生，他们都考前班上来的嘛，他们说要开雕塑课，或者是开油画课怎么办？

张：没问题。

陈：也没问题啊？

张：因为有选修，四川美院十二分以后全有选修课，这个没问题的。我其实最担心的不是这个，学生只要想学学什么都可以，做生意都可以。我都可以找人教你怎么去挣钱，我最怕的就是学生来问老师我们学了这个有什么用，这种孩子比较多。

我在很多学校，包括做讲座我就说大学是务虚的，只有务虚的人才能挣大钱做大事。街

上卖面的、卖菜的天天都忙，他们就务实，天天吃饱穿不暖。大学从来都不是学吃饭的，大家是学无用的，越是厉害的人无用的事做得最多。所以，大学不是说我们学了有什么用，我为什么说怕学生来问这个，一开始我们新媒体进来的学生第一堂课，比如这个学校的会我就会讲这个系不是为了找工作学的，学了以后都会有工作，有好工作，关键看你今天怎么做，就是老师我们学了以后有什么用，我们这个纯艺术到底有什么用，最担心的是这个问题，因为，家长关注他们的就是要找工作，我说你看街上的民工有没有谁饿死的，有谁上了大学被饿死了，一个正常的人都会有工作，怎么可能你受过高等教育还没有工作，我觉得可能最难的还是解决他在这四年安安静静地把东西学好，学了以后他有一套方法，他出去面对任何事都很镇静，我遇到任何问题我可以冷静的分析，去思考我能解决，我觉得这就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和一般人不一样的。

传统为什么讲有师傅，要拜师学艺，师傅教的就是一种镇定，教会你某种道德和技术，什么叫道德，就是有道才有德，道就是技术，通过这个道路获得道德，这也是中国文人修炼的方式。所以，我们把这个问题降低，像学技术、像学手艺一样，自己先不要问未来。我们这个系学生出来没有必要担心工作而焦虑，一般大四的学生很多焦虑，可能我想这一点是和他们未来吃饭有关系，其实，真正有创造力的孩子在任何一个领域都能绝对脱颖而出。艺术行业是一个最有创造力的行业，它的这种思维、它的方法其实是很领先的。我觉得这一点可能我倒不怕他想学什么，而是怕他不爱学，焦虑觉这个东西学了没什么用，因为，孩子其实是容易感染的，现在独生子女也比较多又很娇贵，从小没有吃什么苦，他们可能对世界的理想一出来就要过好日子，可能我觉得这一点，包括我的侄儿、侄女他们考大学我也跟他们讲这些。在这种情况下你出来读书不要问将来，就是问现在，读书是在存钱呢，你所有的知识储备以后你都可以取出来的，可以化作任何东西要什么有什么，就是看你的修炼。这一点我倾向于传统教育，就是要深入，要虔诚，要有理想主义，如果你一开始就是功利的，也就没什么用。

我说一个很明白的道理，比如你要到公司去应聘，我是一个比你大四岁的上司，我能从你的眼睛里面知道你想到的是什么东西？你有多少水准、你有多少能量。我都知道，如果我比你厉害我全都能看出来，所以，你要修炼。让人家看到你内心真的东西，我觉得可能这一点说有点理想，但是，我觉得对孩子未来有好处，哪怕一个

班最后理想主义成了两三个人，一个人都不起。

丁：中国传统教育也是体现由技而艺，由艺至道的三个递进的一个过程。但由于市场经济的影像，现今的学院教育体制都是技术化分工，越分越细，越分越专业化。这种情况也不光是艺术院校了，其他的高校也是用技术分工。文、理工科各专业都分得特别细。美院也是通过国油版雕、通过技术分课分得已经支离破碎了，学生很难完整的去把握一个学院的，文化的、思想的整体。对于这个学院这种体制设置来说，作为新媒体系从这个角度来看，你对这种学院分工、传统技术分工怎么看待的？

张：包括体制学科的分工也不合理，为什么呢，当时我们谈跨媒体系，之后申报不了专业，没有这个专业。中国美院它叫做跨媒体学院，下面去分一些小的专业。我觉得还是按国外这种自由艺术分，比如说像应用美术的几大类学科都可以选，我们也有更极端的做法，当然我们后来没那么做，比如我们当时也想直接用老师的名字去命名工作室，觉得这样太打击其他老师积极性了，后来就任命这个工作室主任，就是想按德国那么做，把专业的界限模糊掉，真正让它之间能够流动。

我补充一点，以后我们可能会和雕塑系、史论系和油画系共同承办一些学术活动，我们这些系之间可以交流，比如说我们会请一些策展人做好的论坛、做一些展览，像新媒体系我们也想和全国这些高校成立一个新媒体联盟，毕业创作共享资源，大家在里面选拔人才，其实是中国新媒体的一种强大，高校之间的一种资源整合，学科之间的这种融合。我觉得这样比较有意思，这个能够办到，包括美国的阿尔法新媒体学院的系主任（陈晓文）老师，他在美国当系主任，可能会让他来做这种沟通，比如说把我们的学生带到美国去，把他带到中国来。或者中国的几个高校形成一个毕业创作共享、展览、学术联合会，轮流搞一些学术活动，这些都是些挺好的事情，我们也要有这种意识，比如我们动用油画系和雕塑系的资源，他们这个系比我们人多，资金雄厚，我们很多活动要花钱的，所以，从一个财务的角度应该和他们联合，不是把学科之间的关系斩断，而是互相融合。因为我也是油画出来的，在我的观念里面任何媒介都是平等的，没有什么媒介领先的，也没有什么是优越的。其实还是你运用的方法和最后呈现的这种语言强度。可能在我们一开始我们院领导汇报的时候谈到这几个学科、几个系我们以后会经常搞活动共享，我们几个系同时请批评家、专家讲座交流，大家一起上课。还可以把资源更有效的利用。

（整理人：丁楠）